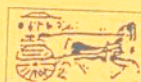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宋江



胡珂/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PDF



宋江

我一身武藝，滿腹經綸，報國無門。本想
做個押司，衣食無愁，了此一生，却爲一個賊

女人，被官
府追得如喪
家之犬一樣，
以我本事，
爲何不能成
就大業？

柴進



到了徽宗時，柴氏中却有柴進出類拔萃，大器後逸，復國之望又復點燃。柴進文武修成后，也到處

游歷，一來增加閱歷，二來結交些江湖好漢，伺機反宋。

原來周全門下不但有武松

林衝，盧俊義三個武藝蓋世的弟子，其最早的弟子竟然是山東的宋江。可見名師真地出高徒，後來，周全還調教出關門弟子岳飛元帥，此是后話。

武松



林衝



盧俊義



徽宗

是趙家的
第八位皇
帝，乃古
往今來少
有的皇帝
畫家。執
政后，他

徽宗



起用蔡京，童貫等人，定司馬
光等百余人爲『元祐奸黨』，專
喜搜羅各種奇花異石……

序

写历史人物小说，写宋江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水浒全传》已经使宋江这个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清晰概念，想要有所突破，实在是很困难的事；其次，宋江的个人资料无论在正史和野史中都不多见。要想把真实的宋江描写出来，的确是不成熟的。

但是我在偶而翻看《宋史·张叔夜卷》时，看到宋江被招降的史实与《水浒全传》中截然不同，又在一本宋人集子中看到“宋江其人，勇悍狂侠”的描述，不由萌发了写《宋江》的念头。因为很难想象《水浒全传》中那个愚忠愚孝，做事缩手缩脚，逢人便跪地求饶的宋江，可以令梁山泊 108 条好汉心悦诚服，也许“勇悍狂侠”才是历史的真实，作此书也算是替宋江翻案吧。

本书描写宋江中年时期的胸怀大志到无可奈何，揭竿而起到接受招降，力图符合历史，让宋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个单薄的投机主义者。书中涉及的其它人物，如柴进、花荣、吴用、林冲等等，笔者也重新加以评价，以各人不同的生活背景作出符合常情的推测。如柴进，是后周柴世宗的后代，谋反就不会单纯的只是个人原因，应该还有复国的历史因素在里面。

由于资料不足，及笔者能力有限，聊且敷衍成文，不求维妙维肖，但求拾遗补缺，错讹疏漏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1997 年 11 月

目录



第一章	说古论今不关愁	(3)
第二章	关东何尝无狂侠	(25)
第三章	未曾真个也销魂	(45)
第四章	量小何必怨男儿	(63)
第五章	只识弯弓射大雕	(83)
第六章	红绡欲寄知何处	(103)
第七章	高堂浮沉如弱柳	(121)
第八章	乱红飞过秋千去	(139)

第九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159)
第十章	天生我材必有用	(179)
第十一章	铁肩亦能担道义	(209)
第十二章	天涯何处不相逢	(227)
第十三章	独龙岗前恨幽幽	(251)
第十四章	杀贼破敌意未已	(281)
第十五章	高唐州英雄施威	(303)
第十六章	自古英雄义当同	(325)
第十七章	拨云便可见坦途	(345)
第十八章	英雄巧计逐顽敌	(367)
第十九章	水火却也能相容	(387)
第二十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405)
第二十一章	八月秋高风怒号	(425)
第二十二章	羌管悠悠霜满地	(443)

第一章



说古论今不关愁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清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宋朝宣和元年5月，虽然在南方早是一派莺飞草长、碧燕织柳的繁荣景象，但山东济州辖下的东溪村却只是新芽吐绿时节。

在村头一隅，有一座被篱笆围成的小院落，院落中十

几个村童规规矩矩地坐着，摇头晃脑齐声念着李白的《行路难》，对着村童坐着一位30岁左右的文士，只见这人身形清瘦，颌下一部黑须，眼睛半睁半闭，手中懒懒地拿着本《唐诗》。

唐宋文风一脉相承，李白虽以诗而著称，但曾作有《菩萨蛮》、《秦楼月》两首小词，疑为宋词之始。所以宋朝文人对唐诗往往大加赞赏，特别是生性豪放的诗仙李白更是人尽皆知。那文士听得李白诗句，心中暗叹：小小孩童，又哪里知道诗仙豪情。

这位学馆先生姓吴名用，号加亮，世居济州府东溪村，自幼熟读经史，尤其对兵法独有心得，是当地有名的一位隐士。加其名与号颇有吴起诸葛亮，今世欲大用之意。吴用性情疏懒，又无意功名，平时只愿结交贩夫走卒、市井豪杰。宋人多重豪士，看到吴用这个模样也不以为忤，反而敬重吴用的才识，就算几十里外的村民也把自己家中的孩童送到吴用门下。吴用平日里只管教村童们识文辨字，闲时喝酒，倒也乐得清闲，只不过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这天听得李白的诗句，忍不住有些郁闷。

村童们读完，看吴用在前面闭目沉思不语，便低声嬉笑起来。一名孩童问旁边的孩童：“小阮子，你会不会游水？”小阮子答道：“当然会了，不信我们比试一回。”说完一脸神气看着周围的小孩，有人不服气反诘道：“你们石碣村人当然会水，有本事去和你阮二叔比试。”那小阮子一听马上变得垂头丧气，惹得周围的村童们小声窃笑。

吴用听村童们说得有趣，忍不住莞尔一笑道：“小阮子，怎么一听要和你阮二叔比试就这样英雄气短？”小阮子看先生听到自己说话，正怕被责骂，不料看吴用并无怒意，便答道：“谁能和阮二叔比水性，阮二叔简直是鱼变的。”此言一出，更是引得哄堂大笑。

石碣村离东溪村有几十里，那“阮二叔”便是村中有名的好汉阮小二，阮小二大名叫作阮进，虽说是一个不通文墨的粗人，但是水性精熟，四乡八县无不知道他擅长喝酒打架，他却喜欢帮助村里的人，所以附近村落都知道他的侠名。吴用也和他认识，这次一经提起便想：“好久没和阮小二见面了，反正这几天没什么事，也该一聚。”于是便对小阮子说：“小阮子，你回村告诉你二叔，说过得几日我去寻他喝酒，让他预备些好酒等我。”小阮子应了，吴用见天色不早，便让村童们散了，各自回家。

吴用见村童们远去，便转身回屋，走进书房把书放回架上，忽从窗外望见一个人从村中大道上阔步走来，走得近些，认出了面貌。吴用大喜，赶快迎了出去，叫道：“晁兄，快请进来，不知什么好风，吹得你光临寒舍？”

进来那人身形雄伟，只穿了一件单衫，在风中却丝毫不以为意，一脸虬须，只露得一双神光湛然的眸子，这人看来与吴用相熟，径直进门拱手道：“吴兄可好？”吴用笑答：“只要晁兄不要让小弟再陪着共消万古长愁就好了。”两人皆大笑起来。

来的这人姓晁名盖，是东溪村的保正，与吴用自幼相

识，平生最好习武，又爱结交江湖朋友，所以虽说尚未娶妻，但朋友却遍及大江南北。因为敬佩吴用的才识，有心结纳，二人结为莫逆之交。他酒量甚宏，每次与吴用饮酒吴用都要颓然醉倒一回。所以吴用一提喝酒，两人都会心而笑。

吴用待晁盖坐下后问道：“晁兄，今日来是为何事？”晁盖一脸凝重道：“加亮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吴用知晁盖向来遇事镇定，朋友又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便道：“既是如此，先请喝三杯酒，抖抖寒气再说。”当下就要去准备酒食。晁盖将吴用拦住道：“我庄上还有一位朋友等着，我是特地请先生过去说话。”吴用便道：“那等我换件衣衫，晁兄请少坐。”即转身入内堂换了件干净衣衫。

吴用与晁盖出了院落，也不锁门，径直朝晁盖庄上走去。晁盖家中祖产颇丰，在村子的另一头留有一座很大的庄子，离吴用住处颇远。两人一路走来有说有笑倒也不寂寞，走了一会，便渐离了村中大道，顺一条河边小径而行。这条河叫积中溪，溪的东面是东溪村，另一边是西溪村，虽是一水之隔，但两村村民正应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俗语，平时并没有什么来往，只不过河上也架有一座小桥相通。

吴用与晁盖行到桥边，吴用见东溪村桥头一座青石塔不由一笑：“晁兄，还记得前年之事？”晁盖笑道：“兄弟我也过于莽撞，当然记得。”

原来这桥上并没有石塔，三年前一游方和尚行过此地，得知晁盖平时乐善好施，人又仗义，便前去化缘，晁盖施了几贯铜钱给他，和尚见他大方喜不自胜，寻思：“这姓晁的如此豪爽，我便赞他几句，他心中一喜，说不定又有银两相赠。”

于是那和尚便笑道：“晁施主厚赐，却之不恭。但闻施主武艺高强，今日看施主果然是骨格清奇，日后便有一番大业可图。”谁知晁盖平日里最恨巫婆神棍，一听和尚说此话。便心中不喜，当下脸色便有些不快。

那和尚看晁盖不言语，自以为拍上了马屁，又道：“但小僧观看庄前之河，内有妖气，虽说施主自不怕，但始终会碍了施主的气运，不如建一石塔，镇于河上……”晁盖早按捺不住，站起来骂道：“我晁盖平日最恨有人妖言惑众，今天你这贼秃居然敢在我面前放屁。”当下吩咐庄客将和尚赶出庄去。那和尚虽然怒极，但无权无势，又怎能奈何得了晁盖，只好过桥往西溪村去化缘。

和尚过了桥，便听得一片哭声，他闻声过去，原来是西溪村一田姓人家的媳妇，昨日不小心掉进溪中，溺水而亡，家里的人正在给她办丧事，那和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上前合什道：“妖孽，妖孽，唉，如何是好？”众人回头见是一个和尚，便问：“和尚，你说些什么？”那和尚也端是好口才，三言两语便让西溪村村民相信河中有妖，迷人下水。那田家老人更是惊惶，赶紧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大师慈悲为怀，救我们一命。我们定当重

谢大师。”那和尚见此便欣然告诉田家，只需在桥头打制一座石塔，便可镇妖除邪。于是田家便出头筹办，在西溪村桥头打制石塔不提。

那和尚也是多事，石塔打好之日在桥头作法，忽然想起前次在晁盖庄上受的气，便信口开河说：“此塔一立，西溪村便从此不会被妖所惑，妖气都被逼到河那面了。”谁知有多口之人把话传到晁盖耳边，晁盖闻言大怒：“那贼秃敢来戏弄我！”衣服也不穿从练武场径直奔桥而去，到了桥头，看那石塔刚刚打好，少说也有四百来斤，晁盖也不说话，大踏步过桥，左手抓住塔角，向上一提，一座石塔竟然离地数尺。晁盖顺势右手搭住塔底，整个塔被举在头上，便过桥，到了东溪村桥头把塔住地下一惯，兑深入数寸。

西溪村田家人中早有几条精壮汉子抢出喝道：“晁盖那厮，你干什么？”说完便上前动手，晁盖轻描淡写便把这条汉子打入河中，说道：“痛快，痛快。”也不多话，扬长而去。西溪村田家虽说怒气难消，但慑于晁盖威风，只好回头责骂和尚多嘴。晁盖也从此得了个托塔天王的外号。

晁盖听吴用提起此事，不由豪气顿生说道：“加亮兄，这也不算什么，待得干了另一件大事，才显我们兄弟威风，哈哈。”吴用一听便问：“不知是何大事？”晁盖却说：“不急，不急，进庄再说。”说话间，晁盖庄子已经到了。

两人进了庄子，只见庄子右边一块黄土铺成的练武场

上，正有一人在练习刀法。那人约莫三十多岁年纪，手臂上肌肉盘虬，闪着精光，神情威猛，一头暗红乱发，更添杀气。手中钢刀使开，只见得泼水的一片刀光。吴用也懂一些武功，看那汉子使的是常见的五行刀法，但却隐隐有些鞭意，看了一会吴用见那汉子使得好，便忍不住叫道：“好刀法。”

那汉子看有人在旁观看，便收了势子。转身过来，斜着眼睛看了看吴用，见吴用一身文士打扮，忍不住哼了一声道：“你这书生，懂得什么好坏！”晁盖在旁骂道：“别人赞你刀法，你这鸟人却还要卖乖，真是不知好歹。”那人却不服：“他是谁呀？我哪里要他夸奖。”

吴用在一旁负手，微笑道：“五行刀法，最忌落俗，但习武之人练刀皆从此刀法开始练习，即便日后能有大成，但此刀法却不能脱了师父的影响。这位仁兄难得别具一格，刀法中却有鞭意，一意孤行，想来不是偷学的，就是改了兵刃。”那大汉两眼瞪得老大，把刀一丢，也不管自己身上大汗淋漓，上前便一把抓住吴用嚷道：“神了，神了，你怎么猜得到？”晁盖在旁笑叱道：“还不放手！”那汉子才醒过神来，放开了吴用。

晁盖道：“我给两位引见引见。”指着吴用道：“这位吴先生，单名一个‘用’字，外号智多星，足智多谋，精通兵法。”吴用笑道：“谬赞，谬赞。”那汉子吃了一惊：“你就是吴用，怪不得识我来历。”晁盖又一指那汉子说：“这位刘兄弟单名一个‘唐’字，外号赤发鬼，一把朴刀